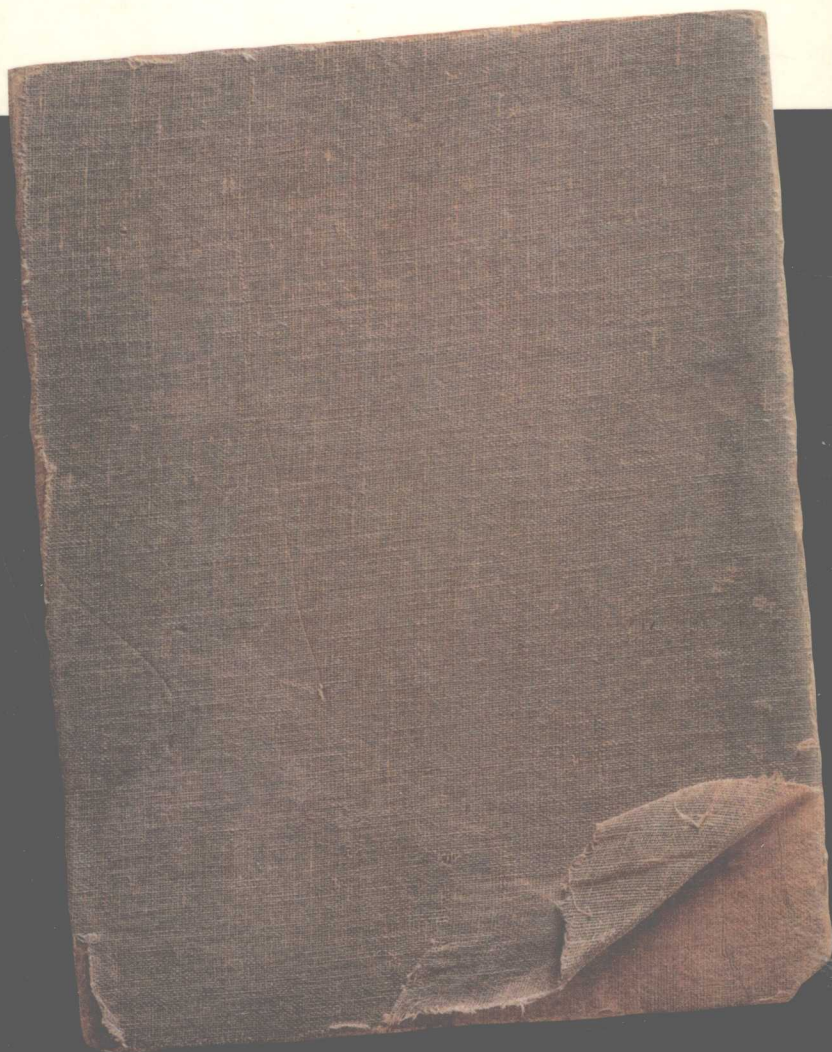


Na Nian Na Tian

那年那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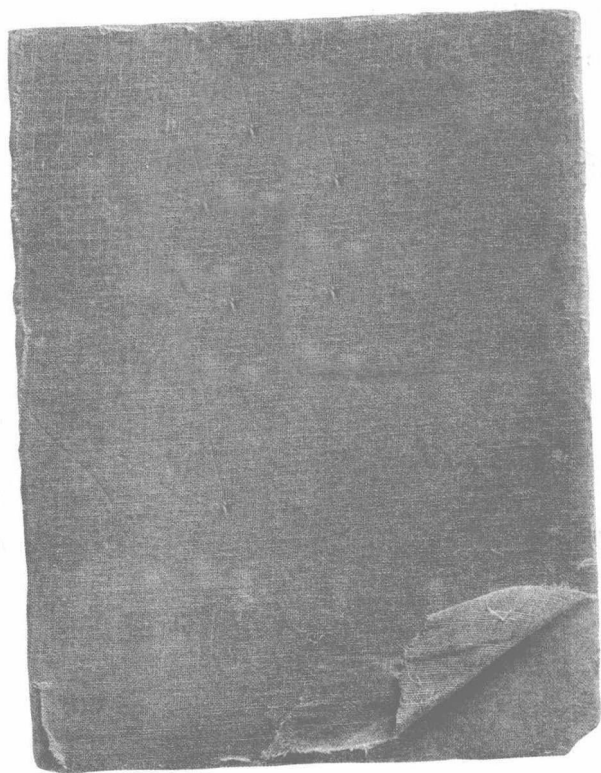
朱叶青
袁运生
画 著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那年那月

朱叶青 著
袁运生 画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那年那天 / 朱叶青著; 袁运生绘. — 北京: 生活·
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5.1

ISBN 7-108-02205-2

I. 那… II. ①朱…②袁… III. 美术史: 思想史
— 研究 — 中国 — 现代 IV. ① I267 ② J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24011 号

责任编辑 汪家明

装帧设计 蔡立国

制 作 薛 宇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隆昌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5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5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35 毫米 × 965 毫米 1/16 印张 25.5

字 数 191 千字 图 片 90 幅

印 数 00,001—10,000 册

定 价 25.00 元

目录

序 / 1

敦 煌

1. 袁运生 / 12
2. 林风眠 / 28
3. 吴大羽 / 34
4. 丁天缺 / 39
5. 状元馆 / 53
6. 酒吧夜谈 / 58

肖像集（一）

1. 陈 妍 / 78
2. 秦岱华 / 82
3. 路海燕 / 91
4. 查 立 / 97

- 5. 尹呈忠 / 135
- 6. 虞元滨 / 138
- 7. 唐为革 / 140
- 8. 黄永砾 / 142
- 9. 汪 彤 / 146
- 10. 管建新 / 150
- 11. 沈 远 / 154
- 12. 陆 红 / 156
- 13. 侯文怡 / 167
- 14. 郭宏峰 / 169

林琳

- 1. 大家的林琳 / 174
- 2. 依旧林琳 / 183
- 3. 2001 年的林琳 / 193
- 4. 我和林琳 / 219

肖像集（二）

1. 胡应康 / 230
2. 刘幽莎 / 231
3. 尉晓榕 / 232
4. 张 谦 / 242
5. 池沙鸿 / 245
6. 朱春秧 / 249
7. 刘德润 / 254
8. 杨思陶 / 256
9. 方云华 / 258
10. 辜居一 / 260
11. 曹意强 / 272
12. 张远帆 / 274
13. 包剑斐 / 282
14. 版画系办公室 / 284

老师们

1. 王流秋 / 296
2. 金 冶 / 310
3. 老师啊老师 / 316
4. 陈汝勤 / 329
5. 张文浚 / 340
6. 苏天赐 / 345
7. 肖 方 / 352

还有几幅肖像

1. 张所家 / 356
2. 焦小健 / 368
3. 旧照片 / 378
4. 定 格 / 387

后 记 / 393

序

我写下书名《那年那天》，然后，完全不知道该写些什么。

竭力想使思绪回到杭州，西湖之畔，一座似乎永远被笼罩于烟雨的校园，然而我脑子里却始终无知无觉，空白而灰暗。我想让业已稀薄的记忆活跃起来，以便记录下一点文字。

我的77级学长查立给我来信，提及他译的《论艺术的精神》前言中的一段话：

“花朵开放的时候花蕾消逝，人们会说花蕾是被花朵否定了的，同样的，当结果的时候花朵又被解释为植物的一种虚假的存在形式，而果实是作为植物的真实形式出现而代替花朵的。这些形式不但彼此不

浙江美术学院77级油画班部分同学合影。左起：陆红、林琳、唐为革、徐进、尹呈忠、黄永砷、查立、汪彤（前蹲者）、焦小健、陆琦、管建新。



同，并且互相排斥互不相容。但是，它们的流动性却使它们同时成为有机统一的环节，它们在有机统一体中不但不互相抵触，而且同样都是必要的；而正是这种同样的必要性才构成整体的生命。”

查立说起自己的经历，特别强调77级油画班的遭遇，他们是“1977年中国的大学在十年文化大革命后第一次招生”。他还特别诗意地形容他们77级是“经历了十年浩劫和专制恐怖的一片废墟上长出的第一片青草，时不时地要经历寒流和冰封的袭击。”

然后查立又提到了当时我们所经历的好多个第一次：

第一次听西方音乐

记得那天我借到了一台袖珍三洋录音机（几乎就像现在学生用的复读机那样大小）和几盒贝多芬和肖邦的磁带，我们先在寝室里放录音，大家第一次听贝多芬的交响乐，一个个无声无息地躺在床上听。后来隔壁宿舍的同学听到了，他们建议在学校里搞一场音乐欣赏晚会，于是工艺系的同学合作设计了一张海报，张所家用细铅笔在海报上画出了纤细的一双指挥的手，在空中飞舞……这就是我们的第一次西方音乐欣赏会。

第一次看西方电影

《007，来自俄国的爱情》是我们看的第一部西方原版电影。几十个学生、老师和家属及孩子挤在蚊子飞舞、臭汗滚滚的小礼堂中盯着八毫米电影机投在墙上的帅哥康纳利风流倜傥的形象……

第一次喝“可乐”

无数次地读到象征美国文化的“可口可乐”，无数次幻

想它是多么可口，以为喝了可乐会令人飘飘欲仙。可乐刚出来时好像很贵，大瓶装的要五元还是十元一瓶，于是同寝室的同学凑钱买来一瓶，每人倒了一杯喝起来，许久，没有人出声，良久之后，终于有人打破沉默：“怎么味道像咳嗽药水？”于是，大家开始乐了起来。

第一次看外国画展

当时在上海举办过好多次参观者人山人海的外国画展，如《法国农村风情画展》和《波士顿博物馆藏画展》。《波士顿博物馆藏画展》中大概有七幅现代作品。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西方现代艺术的原作。其中一张Helen Frankenthaler的丙烯抽象画题为《新大陆》，令人久久不愿离去。这也是第一次听到“丙烯”这种神秘的画材，看到这种水彩式的抒情的近似于音乐的大幅自由抽象画，在我们很多人心里引起了一种“一石激起千层浪”的回声效果。一个封闭的文化体系，就这样被打开了一道缝隙，随之洪水就涌了进来，再也无法回头了。中国艺术的今天就是如此走过来的。

我就奇怪查立怎么如此有心，似乎是悉心养护花朵一般，悉心养护了那年的记忆，所以他记住了这么多的第一次。其实关于那个年代，如果细细数落，怕是还会有更多的第一次。

77、78级艺术院校的学生们所经历的那个年代的意识形态的教育与艺术创作的理念，便是前面所言的花蕾，早在含苞以前，尚未出现蓓蕾，即被限定在一个特定框架之中，亦如有一个无形主宰，早就勾画了一个花瓣的开放形态和色彩的鲜艳程度，好让这些花蕾按部就班地完成由绽放而凋谢的过程。如果说给这些花蕾带来麻烦的是时代的变化，毋宁说时代的变化给这些花蕾带来了幸运。正是突如其来的时

代变化，使得匠人与花蕾皆处于茫然无措的境地。花蕾们凭借着环境而意欲自由地生长，匠人们依照脑子里的陈规继续为花蕾们进行既定模式的修剪、捆绑、压枝，于是，就在匠人与花蕾之间产生了颇具禅意的公案，大家的记忆，就这样共同增添了丰富的一页。

花蕾们望着自己身上被修剪而扭曲的伤痕，无言，抑或遗憾。

匠人们之所以施展了匠心，原本就是要来欣赏这些伤痕与扭曲的，毕竟是付诸了劳动与汗水，中国传统盆景以及社会上那些时尚不衰的根雕作品，便是这些匠人们审美心境的产物。我觉得这其中是无所谓是非评价的，回首往事，无论是将那年、那天记忆得多么清晰，每个人最终仅能够对自己说是造化弄人吧。而且记忆的清晰未必就是什么好事，愈是清晰，愈是一种对于自己的伤害，或许伤害得久了，自然而然，上了瘾，成就了一个个在人体内不可或缺的文化因子，想戒也难矣。

那年，我应《钟山》杂志之邀，写了一篇回忆同学的文章，题目叫做《回忆·血·林琳》。文章发表十年之后，也是为了十年的消逝，我又写了一篇纪念文字，题目就叫《林琳》。77级国画班张谦读了这篇文章后对路海燕说“朱叶青这人很怪，时间都过去这么久了，他怎么脑子定格了，依旧停留在那个时代，还会想到要去写这种东西。”

我对张谦所言，很是同意，他的话中肯而客观，我确实患有这样一种心理疾病：对于某些事情我可以忘却精光，而对于某些事物我却牢牢铭记，如同魔鬼附体，想甩也难。但是，对于他这语言里暗藏的一个语式前提，我却不愿意去同意，即对于年代久远的事情、必须、应该去忘记掉吗？

往事是否可以被忘却，或是否应该被忘却，我以为是不可讨论的，因为被留存在大脑里的记忆与事物，真正是最为自由的。世界上一切法律与陈规可以去限制行为，但是，却不可能去限制思维与记忆。

记忆一如花蕾，并非尸体，也是一个活物，还是生长着的。

花蕾变成了花朵，其实并没有被否定了，不过是转化了一种生存形式。其实它还是花蕾，仅仅是改了一个名字、换了一件外衣。那是因为，大自然为我们变幻了一个季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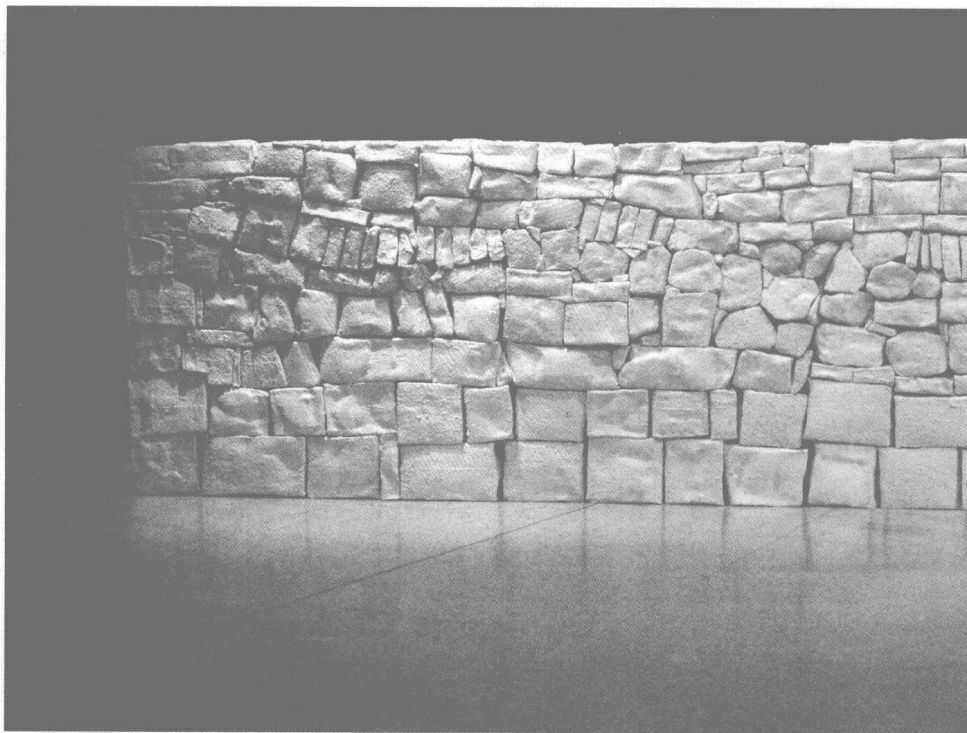
所以我写林琳是为了想告诉他，大家都看到了一个花开的季节，林琳也是看得到的。反将过来，我把对于林琳的纪念写出来，本是为了大家，我写了一个原本应该属于大家的林琳。每个人感受了自己经历的时代，真实际遇，使人有了切肤之痛，至于没有体会到切肤之痛的人们，读了，可能会以好奇的心，来观看、观赏，或是设想我和我们所说的这一切。

前些年，我曾在《悲欣》一文中，这样写了我的记忆：

古建筑的破旧形态有如一种神秘的提示，使得早已消失的岁月依然在我们的记忆里枝繁叶茂。因为，那些古旧的建筑如同养鱼池一般，始终在囤积着人们的生命与身世，尔后又将其倾倒出来，馈赠给予未来的人们。古建筑的意义之于后人，不仅仅是砖木结构的物体，也不仅仅具有了历史的意味，还具有一种归宿的含义。

每每想到弘一法师，我就会想起南方的一座长廊。那是在南方一所校园里的一条很破旧的长廊，曲折蜿蜒的长廊从教室到食堂横贯了整座校园，弘一法师出家前曾在此教书。那时候，这里是浙江第一师范，后来是国立艺专，再后来是浙江美术学院。如今回想起南方的校园以及往事，委实淡远了许多，但我对于长廊的记忆却始终是鲜明而清晰的。尤其回想起长廊在雨中的景象，那一定是要感动的，也一定是会心醉的。自校园有了长廊以来，殊不知有多少人曾在长廊里穿行，无论是莘莘学子或是著名教师，无论是声名显赫的名字、或是默默无闻的名字，所有那些曾在长廊里穿行过的生命，都将自己生命的一部分储存在这长廊里了。

我听说这座长廊早已经没有了。现在，我只能用想像与记忆来恢复这座长廊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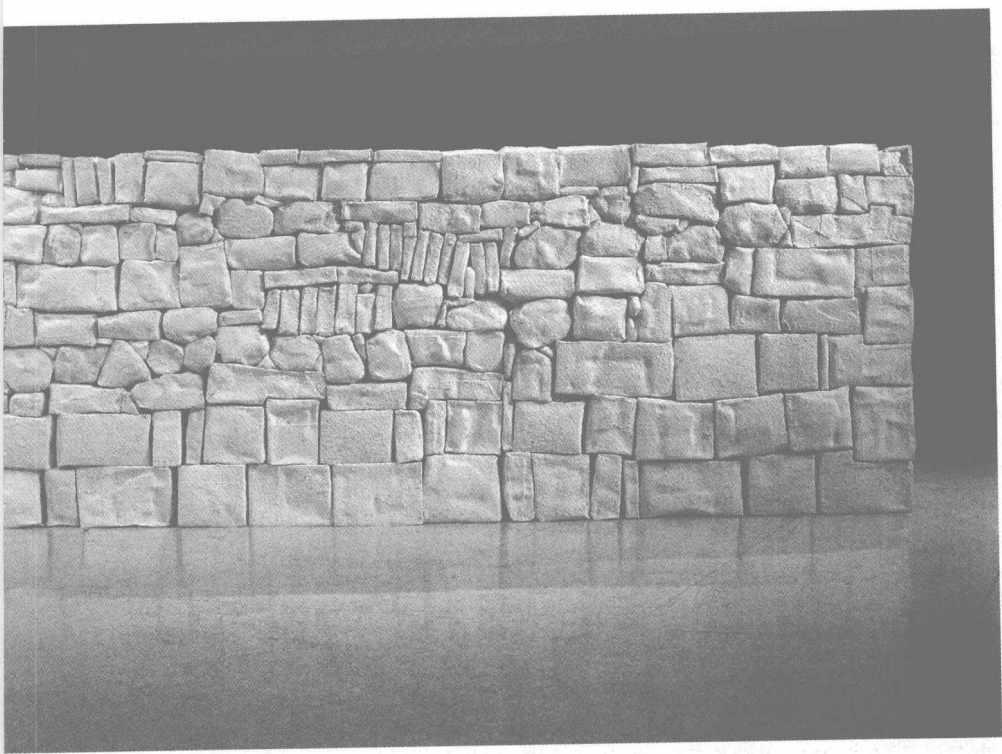


施慧的作品《墙》

但是，我看见了施慧同学的作品《墙》，意外地有了感受，就很想把这作品用在本书的开场，作为一个象征。看着这墙，好比我们，生生把自己生命中一块给掰下来，留在湖畔这座校园里了，或可以说是镶嵌在校园院墙上了。

校园就是这样，寒来暑往，秋收冬藏，人来人去，于是一截截短小的生命就被堆砌成了一堵高大的艺术之《墙》。

施慧告诉我，她父亲施文起是国立艺专应用美术系毕业的；爷爷施晓湘是东阳县中学国文教师，喜丹青，画国画，与潘天寿先生有文人唱和往来。我说原来你家是三代书香了——不啊，加上你女儿上了大学，应该是四代书香门第。施慧说“女儿不姓施了。”我说“她也是



施慧在创作《墙》

你女儿啊。生命，反正就是这样轮回了。”

我写这本书的根本目的，其实是没有目的，如果非要找出目的，权且就将这座古旧的长廊作为目的吧。现在这长廊，早已消失了，而我在记忆深处重新搭建了一座假想的长廊，完全是依照老美院的那座长廊为蓝本的。

偶尔，最好是雨季，我在长廊里坐。

偶尔，最好是过去，走来了几个人。

来人皆是艺术家，我亦希望自己能够以艺术的态度去记录他们。

艺术家在世人眼中是很另类的，其实非也，我更愿意相信是世人先在脑子里框定了艺术家，概念为先，偏偏要将艺术家打出尘世生活的圈子，或者说，是世人不愿意近距离地去了解艺术家。

事实上我未必就是记录了他们，或者说，我仅仅是描写了他们，更为准确地说，我所描写的仅仅是我印象中的他们，而不可能是绝对正确的他们。所谓客观而准确的他们，原本是不存在的，或者存在于他们自己的心中？我的描写，也许不是真正的他们，但一定是他们的轮廓和影子，这才是我的描写，力所能及的。

但是，我在写作过程中发生了转向，转到了一个更为抽象的地方：为着学生，或者说是学生时代。我主要是想去写学生时代所具有的理想与热情，我更希望去写那些依旧在生活之中坚持着理想与热情的同学。

故而《那年那天》不是一部史书，全然是人云亦云的方式、人云亦云的典型，我也就道听途说而已了。且将道听途说整理誊写出来，汇而为篇，看似堆码成了一个集体记忆和集体情绪的模样。其中若有误，我是愿意去承担法律责任的，但是，举凡与人对话我皆有录音记载，有案可稽，也就不怕沾有所谓“盗听徒说”之嫌了。

无论是道听途说、抑或盗听徒说，容易变成为无主题写作。也好，

由着它去罢。

若是一定要为《那年那天》找一个主题，我就说，不管我们是什么样的人，不论我们有着什么样的信仰，或是有着什么样的政治目的，或是为着个人卑下的动机与情感，总之一句话，我这里所说一切故事都是在艺术名义下进行。

人们为此付出了一切，一生，两个简简单单的字眼：“艺术”。

艺术这两个字眼，固然简单，围绕艺术而开展的运转、操纵、经营，却不是简单的，甚至相当复杂。吴大羽先生说：“中西艺术本属一体，无有彼此，非手眼之工，而是全善之德，才有心灵的彻悟。”

总之，还是这两个字：艺术。

